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望族的故乡

龙川

洪少锋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望族的故乡

龙川

洪少锋 著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族的故乡——龙川 / 洪少锋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9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ISBN 7-81093-323-X

I. 望... II. 洪... III. 乡村—文化史—绩溪县 IV. K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313 号

望族的故乡——龙川

洪少锋 著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 0551-2903038
发行部: 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74 千字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ISBN 7-81093-323-X/K·24

定价: 2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



主 任 朱文根
副 主 任 汪大白 何 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虎 方光华 朱文根
朱万曙 汪良发 汪大白
汪昭义 何 峰 余治淮
吴兆民 胡时滨 洪少锋
倪国华 董 建 舒育玲

执行主编 何 峰
总 策 划 朱移山

总

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同化而回归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

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法伦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听从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穡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

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诚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霭霭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

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凤游山书屋”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子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也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是为序。

汪良发

2005年9月于黄山学院

1 / 一、羣雉奋逸 徽庸伟绩

- (一) 练文流照 振声绩扬 / 1
- (二) 建置变迁 华阳魔镇 / 4
- (三) 经略堪舆 星土封域 / 12
- (四) 坊市有经 都鄙有象 / 23
- (五) 天子玉郭 龙川形胜 / 33

57 / 二、户列簪纓 门排画戟

- (一) 氏族源流 / 57
- (二) 姓源考略 / 60
- (三) 氏族考疑 / 63
- (四) 新安郡望 / 70
- (五) 胡氏谱牒 / 73
- (六) 世系考疑 / 84
- (七) 昭穆世系 / 87
- (八) 绩溪三胡 / 100
- (九) 三胡之外 / 124
- (十) 能干胡氏 / 131
- (十一) 世系分歧 / 132

(十二) 礼学三胡 /144

(十三) 安定胡氏 /147

(十四) 胡适“姓氏公案” /149

(十五) 关于《唐诏四海大姓氏族志》 /151

157 / 三、胡氏春秋 星列河汉

(一) 统宗古系 纬武经文 /158

(二) 科举世荣 史成烜赫 /172

(三) 荐辟擢秀 凤翥麟翔 /175

(四) 岁贡登云 攀桂步蟾 /176

180 / 四、白鹿与黄蛇

187 / 五、龙川造纸

(一) 皖南楮纸的出现 /188

(二) 龙川造纸与澄心堂 /190

(三) 辨朝分地 /193

(四) 龙须纸与澄心堂 /195

(五) 纸中极品澄心堂 /197

201 / 主要参考文献

203 / 后 记



羣雉奋逸龙川祠

一、羣雉奋逸 徽庸伟绩

（一）练文流照 振声绩扬

绩溪境内有临溪（乳溪）与徽溪（羣溪），诘曲并流，双溪绩月，因得其名。这个说法源自南宋罗愿《新安志》，后人绩溪释名大体类似。如《清史稿》：“绩溪源亦出扬溪（扬之），与徽水交流如绩，县名昉此。”

谱乘文献都有地域名胜十景的惯例，光绪《南关惇叙堂胡氏族谱》

绩溪十景之一有《双溪绩月》:

溪流如绩得名稀，石照山前问绩溪。

一水自分还自合，赚她明月印东西。



经略舆地·歙州图

徽溪、临溪汇入扬之，扬之又与右出大源、左出登源汇合进入歙县。

扬之出绩溪进入歙县称练江。练文流照，振声绩扬，练江与绩溪上下关照。

发源黄山、竦岭的布射、富资、丰乐与练江泗滨浮磬，回旋歙县郡城（徽州府城）过渔梁，在浦口与西南来自黟县休宁的浙江汇合进入新安钱塘。

浦口上溯郡城的流域也称练江，又因为练江扬之发源绩溪徽山，古人也将扬之练江直到浦口的流域统称徽溪。从灌溉能力到流域长度，黟县休宁的横江率水，远在徽溪练江之上。黄山是新安祖山，盘绕徽州府的江面也不以发源祖山丰乐源为主，而是以发源绩溪徽岭和天子山的徽溪登源为主流，正是因为徽溪与徽州府郡这种一衣带水的特殊因缘，通常国史文献均把徽溪当作浙江上游。

苏辙绩溪二咏之《豁然亭》: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

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

经秋卧病闻斤响，此日登临负酒船。
径请诸君作佳句，壁间题我此诗先。

经略舆地·杭州图

南宋罗愿撰写《新安志》考证发现，王荆有《度麾岭》诗，用的是“旌麾”之“麾”，又有“晓度藤溪霜落后，夜过翠岭月明中”则用的是“翠雉”之“翠”。徽岭之北有旌德，徽岭之南是扬之，旌麾贤德扬善后世，有旌德扬善的隽永寓意。旌麾是疆场旗帜，翠雉是振翻奋发，而徽的本意是美好善良（《尔雅·释诂》），“安徽”也是安于善良的本意。

徽宗宣和改徽州，当时宋人都以为取之绩溪徽岭，官方书面从一开始就确定为徽，与东南邹鲁安勳立命的教化恰如其分，所以罗愿根据李昉《太平广记》已经厘定为“徽”。但王荆曾为唐初婺州刺史，又曾带兵亲历徽岭，他的诗作是涉及徽岭较早的史料。“麾”“翠”不分也许是王荆的修辞需要，更有可能本来就源于当时的实际。“乐山梁之荣茂，悟翠雉之奋逸”。（《文选·畋猎·射雉赋》）绩溪民风古朴，励精克勤，以翠雉奋逸为自励，又在理所当然。绩溪民俗以及明清郡望家乘作“翠”字写的也非常普遍，以至于当代绩溪行政区划以及公开版图仍然以翠为徽。

虽然无从考证，但这些相互关联的明显寓意未必都是巧合。地域命名本来就像风土人情一样，有着适应对象的地域属性，需要情景交融的意境表达，何况古代地名是经略地理的系统产物，蕴涵了人文教化、堪



徽六邑山川圖



輿地山川·徽郡六邑

與謀略的重要信息。這就像將軍看到的是武備，儒生看到的是藻拔，禮家看到的是倫理綱常一樣，徽山績溪，與“徽庸偉績”的人文傳統相契合。

績溪得名，還有一種說法更為诗情畫意。《新安志·水源》：“臨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其方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宜浣紗，數里婦人悉來浣紗。去家即遠，遂績其旁以守之，春時多麗服，群績于此，雖不浣紗者亦會績焉，縣名亦兼取此義。”

十景之九《印石回瀾》：

南出華陽水自清，潭心片石印空明。
中流砥柱嫌孤峭，只好低低與水平。

（二）建置變遷 華陽魘鎮

南朝梁武帝以前，績溪為新安郡歙縣華陽鎮。梁武帝大同元年（535）曾置良安縣，唐初武德中（約622）廢，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平亂後建置績溪^①。兩者之間還穿插了一段稽考失斷的歷史：唐高宗永徽

^①《歙縣志·輿地志》：“大同元年丁巳，新安郡領縣七。按：良安尋廢，領縣仍六。”附注補充說明：“是年，析歙縣地，置良安縣。”按《環宇記》引《方輿志》，良安縣本歙之華陽鎮，梁大同元年置。《新安志》同《郡縣志》：良安縣，大通元年置，武德中廢。“大同”作“大通”，“良安”作“梁安”，與諸書異。又檢《新安志》：梁承聖中分立新寧郡，四縣無良安，或尚屬新安郡，而隋志新寧、新安兩郡具無良安縣，則非武德時始廢可知。大同元年應為乙卯，公元535年，《歙縣志》誤作“丁巳”。

五年（654）平定寇乱，从歙县析出，置县北野，取意新安郡野之北，代宗永泰二年改为绩溪^①。

梁王朝共 56 年，而良安县历时 87 年，按说不能排除南北朝统一后，隋代隶治建制滞后，即或延续前祚的可能。实际情况是，时至隋代建朝之初，原先梁陈新安郡治曾一度并入东阳郡，新安郡属县置更没有良安县。《歙县志·輿地沿革表》：新安郡原领 6 县，梁武帝大同元年从歙东分出良安县，梁初新安郡由原来 6 县增加到 7 县，旋即废置。良安存在时间虽然短暂，却是绩溪建置先肇，故址在梓潼山下，唐置绩溪仍旧良安原址^②。

唐初歙州郡属所领县治曾一度减少到 3 县，这一时期隶治建置不仅变化较大，文献记载也多有偏颇。罗愿《新安志》^③注意到绩溪沿革前后矛盾，对北野改绩溪也表示过质疑，说《方輿寰宇志》^④以为华阳镇改绩溪，而新旧《唐书》以为北野县改绩溪，但新

北野古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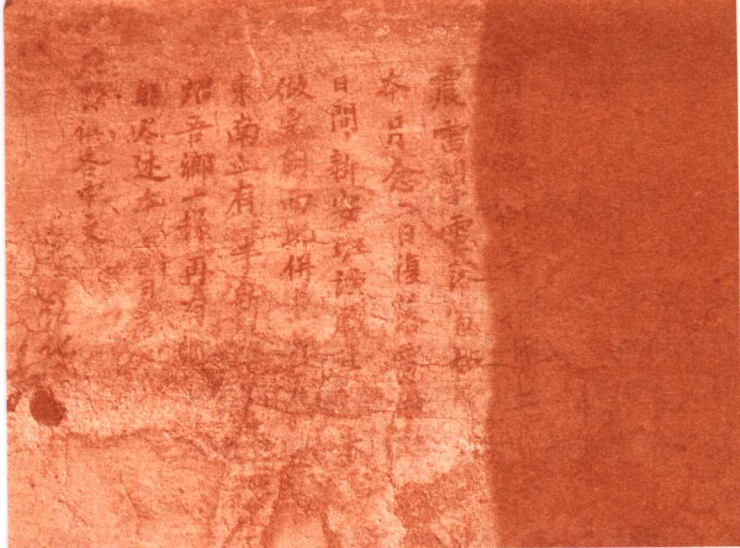


①《旧唐书·卷四十四地理志三·江南》：“永徽五年，分置北野县，后改为绩溪。”

②《歙县志·輿地志》：“良安县在今县治东南一里梓潼山下，梁置，寻废，唐大历初建。绩溪县盖仍其故址，而改筑之旧治，今治皆歙华阳镇地也。”

③罗愿（1136—1184）字端良，号存斋，歙县呈坎人。南宋乾道进士。历知南剑州、鄂州，文章为朱熹、杨万里等所推重。著有《尔雅翼》、《鄂州小集》等，《新安志》为代表作，是古代成书较早的地方志乘，影响广泛。

④罗愿《新安志》所引《方輿寰宇志》，或作《方輿志》、或《寰宇志》，疑为北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



北野明代古迹·天井内墙天灾纪事

旧《唐书》却含糊其辞，既没有县治设置纪年，也不知所出。按说北野旧城，在今歙北 35 里，似乎与绩溪不在一个方向，如果永泰二年置绩溪，则北野县在当时尚未废除。

限于史料乏善可呈，罗愿没有就自己的怀疑再作考证，只是找出了绩溪历史上一位著

名县令来作旁证：北宋元丰八年（1085）苏辙以奉议郎知县绩溪，有诗集称《华阳杂咏》，则有意于《方輿志》厘定华阳古镇改绩溪县的旧称。罗氏说《旧唐书》将绩溪错为“渍”溪^①，“先正苏公”并没有盲目跟随，而是肯定为“绩”溪。现在看来，诗人以古地名雅署诗作，只是强调地域渊源的文学需要，并不具备考据价值。罗愿以苏辙为旁证同样没有实际意义，不过这个直觉判断是正确的。其实《太平寰宇记》已经交代了北野置县的大致经过：“唐永徽五年，睦州清溪女子陈硕贞作乱^②，邑人蒋宝举兵应之，事平，遂置县于五合山上镇之。大历五年废，今竦口浴马塘，尚传为旧邑令浴马地。”绩溪扬之河与发源竦坑的双竦河的汇合处称为竦口，这个置于五合山上的县就是北野，其治地不在华阳镇，而是在歙东桂林与绩溪之间的竦口。

废除北野的时间是在大历五年（770），绩溪建置 4 年之后北野才被撤销，难怪罗愿猜疑北野与绩溪不在一个方向。北野所在歙县之北和绩

① 旧唐书作“渍”溪，他皆作“绩”溪。绩溪方言“绩”作“渍”读。

② 《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均作陈硕真，本书依据民国版《歙县志》。睦州，即浙西淳安，隋置，与徽州毗连。